

引傳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 王允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勲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晁 陳翔 孔昱 范滂 檀敷 劉儒
宣彪 何顓 郭太 符融 許劭 竇武 何進 鄭太 孔融 荀彧
皇甫嵩 朱儁 董卓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袁紹

後漢書



後漢書卷九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讀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

恢或作恢音徒監反

祐年十二隨

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祐諫曰

今大人踰越五領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

康記曰大庚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

希望其贈遺也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

微要也音江亮反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

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季子謂

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乃為郡吏也

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

陳留者舊傳曰太守令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舉孝廉

將行郡中為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祖道之禮封土為鼓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為道路所

也周禮大輿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轍注云犯轍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爲轍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轍轍而去喻無險難劉攽曰注以爲轍栢案禮記云善芻棘栢

此少一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

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真字夏甫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

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

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去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

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也官至酒泉太守北

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三十二爲郡督郵會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捷之

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威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捷顏

同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轍閉閣自責然後斷其

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閭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據以親故

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

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

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怒若汝也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

械自繫在手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

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建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

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環而死謂以繩爲環投之而縊也

綴音胡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遷齊相大將軍大反

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

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

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

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

相鯛陽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名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犇人也犇音昌猶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

曰典字季度爲西鄧長風俗通曰吳夫榮王奔楚封堂谿因以爲氏典爲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旬曰能諷誦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

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殘記與之篤以殘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編之揮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

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陽侯相到官表冀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

於吠畝之間前書冀遂山陽南平陽人爲勃海太守南平陽故城在今兗州鄆縣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恒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

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動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

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

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俱爲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

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

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

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

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辯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可謂也

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輕重

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略也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

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已則事寡濟事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

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

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

牙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紜

說文曰壽繁絲飾也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

季猶四體之有心腹

四體猶手足也

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于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

明因地之利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然

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

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同參之意

論語曰參也魯回也其庶幾乎言庶幾於善道也魯純也言若先孝後仁則曾參不得不賢於顏子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

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

虞舜顏回純德既備或仁或孝但隨其所稱爾

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

劉曾參是也

史記公劉后稷曾孫也能修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百姓懷之不能總兼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紀德曾參以至孝稱賢此則各自為目

其美也

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

曾參閔損也

管仲以九合為仁功

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

齊兩會于幽又會于首止戴寧母洮葵丘也

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

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檣太守李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

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

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

孔安國注尚書曰味爽也爽明也

朝則誦義文之易虞

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

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

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

楚詞高堂邃宇鏤檻層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

百家眾氏投間

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

洋洋乎其盈耳也

洋洋美也渙爛兮其溢目也

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興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興員天爲蓋也不知

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絃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雖云高

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刺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

兩事見逸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東脩謂束帶脩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爲人

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之文也從此而歿下見

先君遠祖可不慙赧音女貌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

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百餘人皆曰善射有一人

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楫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

枝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慎勿迷

其本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錮謂閉塞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志行文章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

著詩論銘書應詠表教令詠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傳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

善條教見稱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太

於三輪也百餘人皆白太守埽迹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僻僭

還縣高名由此而興倣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

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

甘昭公王

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

昭公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孝景皇帝驕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

梁孝王梁孝王景帝弟實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常與

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惲憑至親之屬

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

謂悍也逞快也謂彼

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止妙反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

有虛言無實行也或家之

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前書羊勝勸梁王求漢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誅也

州司不敢彈糾

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

友親也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蔓延也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

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

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與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

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惲竟坐

逆謀貶爲瘞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

鉤謂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

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却退也

髡笞掾史從事坐

傳責曰

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懸反坐傳舍召弼而責

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

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

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桓帝爲蠡

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二

家賓客互相讒搆遂各樹朋徒漸成仇隙自是甘陵有南北部見黨人篇序也

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

也利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前書曰凡人面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

俗也故謂之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

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

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俸音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疆

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

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欲反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

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弼乃大怒曰太守忝

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

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

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

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詩衛風也荼苦菜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刎割也楚辭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

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

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

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聞文冠當代舉孝廉不

行辟太尉府

昔文王厲里閭散懷金

陽里殷獄名或作姜亦名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閭天學平呂

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

史記曰聞天之徒乃求有莘氏女

纣文馬有熊九頭它奇怪物因殷孽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

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

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

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爲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先賢行狀曰瑜字雄瑋明敏達觀物無滯清論所

加必爲成器醜議所指沒齒無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烝烝

猶仍也似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

言法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

前書王翕孺曰閱活千人者有封史弼

頡頏嚴吏

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

孫衰替也斯亦未可論也

盧植傳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

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

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

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

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獻子曰人亦有

言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繼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

嗟乎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

國葵使吾終年不願菜吾西隣傷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

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

於是襄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絃歌以憂深思遠君子之

女貞之辭自經而死○劉攽曰注以女貞之辭案文多一以字

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

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日切象曰磋言友之相書陳謀及庶人尚書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

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芻蕘採薪者也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無目瞽曰瞽今足下之

於漢朝猶且與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

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賈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

紀和帝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于朝

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

功以爲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彊仍

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

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

乃使人周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宜依古禮置諸子之

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伋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奪猛位也

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疆

幹弱枝之道也

以樹爲喻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爲奉山

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

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實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

詒

詒事也言解其事意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

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同冗

同冗猶紆曲也

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

批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

敢率愚淺爲之解詒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

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

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

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

名前書謂文

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衆也自有傳左傳曰鄭穀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洛書

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

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

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

漢記

言中書以別於外也

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

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

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向以爲君舒緩則臣

驕慢故日行遲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違位移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君不舉遷移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既

食之後雲霧晝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

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

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禦癘防禦疫癘之氣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

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

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也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

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

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禘

服災咎違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

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獨略細

微蜀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

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

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墜造作雲梯垂當援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

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星息軍以待

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

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

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

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

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

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

○劉攽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

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

詭詐也轅轅道在今洛州緱氏縣東南也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

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

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

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

也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

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

左傳曰仲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

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

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

亟急也

存其子孫并致薄醊

醊祭也音張芮反

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魏志曰毓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學行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爲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

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

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薏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

孟賁多力者也夏育勇者也並衛人荆荆

軻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先豫奪常者也

九人行貌也音濁言充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閣

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傳曰戕者卒暴之名也

豈先計哉君子之於

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

仆不違仁也

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

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

後避

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

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

三輔決錄注曰岐娶馬敦女宗姜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所在

岐亦厲節不以妹嫁之故屈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祿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幾融如

此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

蓐寢蓐也聲類曰蓐薦也

自慮奄忽

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邈無箕山之操

易曰邈而亨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邈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

箕山許由所隱處也

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

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

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

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決錄

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

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卽曰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

中常侍唐衡兄玆爲京兆虎牙都尉

玆音玄

郡人以玆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

兄襲又數爲貶議玆深毒恨

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出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

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

延熹元年玆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之玆

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決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玆所殺戡音翦

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

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

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

口孰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

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

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

論

決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閣豎專權岐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一章上之留中不出

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

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

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

岐與新

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

決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也

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

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

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

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

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

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

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

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

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

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

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

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

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

壽藏謂家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圖季札如壽宮壽器之類象在今荊州古郢城中也

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